



林 予

勳鈴河邊春未早

早來春邊河鈴鋤

林 予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六〇年·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总布胡同 22 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 057 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

字数 129,000 开本 787×1092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 $7 \frac{11}{16}$ 插页 4

196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6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3,000 册

目 次

勁鈴河邊春來早.....	1
森林之歌.....	46
蘇姬.....	62
鄰人.....	84
莫妮的喜報.....	113
江邊.....	148
邊寨女教師.....	171
路.....	194
罕木良和密哈果.....	210
后記.....	243

勐鈴河边春来早

清明节后，云南边疆的傣族人刚刚度过泼水的日子^①，采春茶的季节便开始了。天还不大明，勐鈴寨的姑娘们就背着采茶的背篓和竹竿钩子^②到茶山去了，她们要赶在太阳还没完全开出来以前，把那还沾着露珠的茶叶嫩尖尖摘下来。现在，春天的茶园里，正盛开着朵朵白色的、鸽蛋般大的茶花，那瓣瓣花朵衬在开得漫山一片火红的艳山红中，显得格外鲜艳夺目。漫山坡上，还开放着各色各样的花丛：淡红的奔篱，皎洁的白花，还有那丛丛的盘子花，每当一阵微风吹过，它就簌簌地撒下羽毛状的花蕊来。

① 清明后第六天，为傣族人的泼水节，这天男女互相泼水，期待春雨。

② 竹竿钩子：一种采茶的工具。专用来摘出树身的茶树而用。

姑娘們藏身在美丽的花丛中，她們彩色的头巾在綠茵茵的茶园里来回地閃动，她們高声地唱着歌，她們太喜欢这个季节了，这是个丰收的季节。不久以前，当香蕉林里发出了芳甜的香气，杜鹃在丛林里歌唱，山澗发着清脆的响声，勐鈴河驟然在几天間，春潮上涨起来。——那时，春天才只露出一个萌芽，可姑娘們早就耐不住性子了，她們三三两两地走进茶园，探望那嫩綠得叫人心爱的春尖茶，盼望着采茶的日子快些来到。因为，今年是解放后的第一个茶季，她們早就在爱国生产团結小組里訂下了公約：今年要增加产量，把最好的春尖送去北京，让毛主席喝上傣族人亲手焙制的紅茶。

現在，这个季节来了，姑娘們快活地劳动着。为着保护茶收，区里給勐鈴寨的工作組长张鎖柱轉来县工委的指示：要加强边远村寨的联防队工作，严防境外土匪的騷扰和特务的破坏。并特別指出：勐鈴寨地处边境，位势突出，必要时，应保护群众和物資的安全撤退。张鎖柱为这忙了好几天：組織群众修筑寨前矮坝子上的工事，加强联防的哨崗，发动妇女儿童輪流巡邏放哨，还特別召开了一次周围三十里的糯佛村、納板寨的联防會議。这天清早，他帮助房东老米涛^① 搗完了米，見通訊員大栓相

① 老米涛：傣族語，意为老大媽。

随着米涛的姑娘莫霞上茶山采茶去了，自个儿手里也闲不下，就带着昨夜给区委书记写的一个匪情报告，逕直朝梁子上看哨崗去了。

他刚走到寨前的路口上，就听见有人喊：“指导员！指导员！”他把右掌拱在军帽沿，顺着晨曦中淡淡的光线，往梁子上的哨棚一瞅，只见联防小组长海赛边喊着，边从一株小松树边钻出来，朝他往坡下走。

“海赛，这阵轮到你的班？”

“没呐！我的崗还在下半夜，我是来瞧瞧哨崗的，”海赛说着就跑近了张锁柱的跟前，他理了理头上掉下来的包头，“指导员，你整点哪样？”

“有什么新情况吗？”

“没那样，还是昨天晚上纳板寨有点风声，謠言……”

张锁柱一下把话抢了过去：“纳板寨离区里近，倒是咱们这，得格外警惕着点。”他想了下，又特别嘱咐说：“可得给大伙说，不要慌张，该摘茶的还是摘茶，该下地的还是下地，不能妨碍生产。我这给区里去了个报告，让他们基干队在这两天来上些人，要是解放军剿匪回到了区上，能来上些人就更好，反正后天第一批茶叶往县上公司里送，没个部队护送也不行。”随后，他从裤袋里掏出一张折叠成花格子的纸条，揣给了海赛，“你们联防今天得派个人把这封信送去。”

海賽接過了信。以後，他們倆又上得哨崗查了查哨，張鎖柱囑咐了些事，他就下了稜子，朝歌声起伏的茶園走去了。

當他穿過那一片香甜得醉人的香蕉林時，初升的太陽，發着淡白色的光，已經稀疏地照進果林里來了，這時，遠處飛揚着歌声：

傣族的茶葉傣族的心，
簍簍包包送上那北京城，
千山萬水把哪個送？
送給恩人哪毛澤東。

.....

這歌声叫張鎖柱聽來，格外感到高興，一路上，使他想起了近一年來自己工作的變動，想起了去年春天的事：那時，部隊挺進到了雲南邊疆，自己還在連隊里當副指導員，連隊相跟着團部一邊和殘余蔣匪打仗，一邊就進駐到了這片倚山靠水的平坝子上來。到動鈴寨的第三天，晚上，團政治委員把他找了去。

“張鎖柱——”政委把話音拉得很長，手指彈了彈紙烟灰，“團黨委決定，你得留下，做地方工作。”

“離開部隊？”張鎖柱的腦子里噙了一下，心里尋思：待在部隊不是一天半天了，現在要下地方，那就是說要離開自己的連隊，要離開那一百多號自己對他們思想、脾味

再熟悉不过的战士……可当他抬起头，迎面碰住了政委深邃的目光，就連自己也記不起来，当时是怎么說出口的：“这，报告……咱服从組織。”

“同志，我知道，要你們这些在部队上干久了的人，一下子离开队伍，去干别的，心里是会有个疙瘩的。”政委看出了张鎖柱不平常的臉色，把話說得又亲切、又严肃，“可是，咱們是党员，不兴只顾个人兴趣，革命嘛，要咱們去哪，就得去哪。边疆这会儿刚解放，兄弟民族对咱們还不了解，工作上的困难还很多，地方問咱們要干部，帮助发动群众，咱們能說不給？”

“咱一定尽力完成任务！”

“对，应该认识做边疆的开辟工作是困难的，也是光荣的，党信任得过你，才把这样重的担子交給你。就这样决定，好好干出成績来吧！”

以后，政委又向他交代了一大堆政策問題，并且批准了他带个通訊員，做个助手。第二天，他就帶着通訊員陈大栓到区委会請示了工作，接上了組織关系，并坚决把开辟勐鈴这个困难大、汉子少、妇幼多的边沿寨子的工作肩了下来。

再过一天，部队出发剿匪去了。

从此，张鎖柱完全落在了陌生的环境里。从前在部队上，行軍、打仗，也不能說不苦，自己还挂过彩，流过血，可

是干个啥心里都有个底，上面有领导筹划着，四周又尽是跟自己一块风里来雨里去的同志。可新的工作呢？虽说上面有区、有县，毕竟山大路长，隔得远，只能在原则上给些指示，好些具体的、细致的、新鲜得碰都没碰过的事，就都得自己来决定、来处理。开初，语言不通，翻译找不上，群众的生产、救济工作一大摊，谣言四处乱飞：“解放军在不长。”“蒋介石要反攻啦！”有时，为着保护群众，还得跟土匪打个麻雀仗。给老乡做活吧！汲了水，老乡倒掉，生怕水里有毒。替人盘田吧，老乡把犁头一抢，说：“不敢劳累你！”心里是怕解放军分谷子。就说房东老米涛吧，老伴早死了，儿子也叫国民党抓了兵，只剩下她和一个十四岁的姑娘莫霞，苦得日子都过不下；但是对张锁柱他们也不敢打个招呼，见天沉了个脸，天不黑，吹熄了明子^①，关上里屋的门就睡了。

想来，那些困难的日子，真要叫意志稍不坚定的人动摇，可张锁柱总是想想政委临别交代的话，想起自己是个党员，干劲又鼓了起来。一天夜里，张锁柱和通讯员大栓并排躺在地铺上，见小鬼半天没睡着，在铺上翻来复去直倒换，就问：“大栓，还没睡着？”心里忖：“好几天都啃干包谷，没吃上米，没喝上热汤，是不是小鬼病啦？”伸过手一

① 明子：边疆人民常用的一种当灯火用的松节枝。

摸，嘿！小鬼抱了枪在哭，眼泪把枪杆都滴得湿漉漉的。张锁柱心里一热，想骂：“毛娃子，真是个蠢种！”可又一转念头：“大栓是个好战士，过去打仗负了伤，不肯下火线，也没见哭，现在咋哭开了？要说边疆工作苦，他不是没有思想准备……”就换了口气问：“大栓，哭啥？”

好久，大栓才迸出一句话：“副指导员，这里人家把咱们看成了个啥，我——我过不了。”其实，这种寂寞的思想情绪，一下子也说到张锁柱心眼里，但是，他还是鼓励着大栓：“兄弟民族还不了解咱们嘛！你不看，他们都是跟咱们一样的受苦人，慢慢来，是咱们工作做得不够啊！”

“副指导员，我想——”

“想啥？”

大栓好像是狠了一下心，才说：“咱们请求回部队上，好吧？”

“回部队？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呢？”张锁柱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，“你不是还申请入党来着吗？”

静了一会。大栓低声地说：“对，我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我听你话，坚决干下去。”隔着被子，张锁柱伸过手去摸了摸大栓的额头，只觉得大栓哆嗦了一下，才又鼓励着小鬼，说：

“这就对，人民战士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嘛！往后，不兴再说二话啊！”

“副——副指導員，我确实觉着自己还差得远，你以后多批評着我，”大栓把头縮进被子去，“刚才我說的胡話，你就当沒听見，我一定爭取把工作做出成績……”

张鎖柱觉得大栓这个淳朴的战士特別可爱起来，他想：“大栓是个誠实人，他会好好干的。”不久，大栓的工作就证实了他沒有想錯。在张鎖柱的教育下，大栓开始懂得細致、耐心地来工作了。晚上，他挨家挨戶地去給人家談天，从生产、打蠱賊(土匪)談到毛主席会領導各兄弟民族过好日子。白天，跟老乡下地劳动的时候，不再像往常那样只是悶头干活，也懂得学着张鎖柱的口气，一边劳动，一边給老乡讲上些家常道理。常时，只要見着誰家活忙，就笑嘻嘻地找了上去：“朴涛^①来，我帮你！”对老乡的风俗习惯也注意了：門檻上不乱坐，草鞋也不再朝三脚架^②上乱丢乱扔了……時間不长，大栓就在寨子里交了好些朋友。老年人把他看成了自己的孩子，年輕一輩的，把他看成了兄弟。去年边疆雨季涨水的日子，大栓跳下河救了莫霞的事，現时，老汉們还爱带着嘖嘖的贊叹声，一遍又一遍地說起它来。那时，勐鈴河里的大水，一夜工夫，漫过了河堤，涌上岸来，眼看就要淹了寨子和稻田，有几

① 老朴涛：傣族話，对老大多的稱謂；朴涛即大多的意思。

② 三脚架：一种铁制的炊具，上面一个铁圈，下支以三个铁脚，傳說三脚架上有神鬼，傣族人都不輕易动它。

戶妇幼人家，都哭号开了。那是近几十年来沒有过的大水啊！张鎮柱連忙組織了群众，在寨子边利用土坵，修筑起一道河堤来，一下子，家家户户出人的出人，出工具的出工具，男女老少都动开了，連夜修筑，才堵住了洪水。

可那时，出了件事故。小莫霞正好挑了挑泥土往堤上泼去，脚跟沒立稳，一个倒啃泥栽下了河里去。

岸边的人惊叫起来。汹涌的波涛，几下子就把莫霞卷得离岸好几尺远，等老米涛哭喊着从人群中挤到堤边来，就只能看見莫霞的黑髮在波涛上一起一伏了。

这时，大栓正挑了挑石头，从后面赶来，他到堤边一看，連想都沒想一下，就把挑子往地下一丢，一个纵身，跳进湍流的河床里去了。大股大股的水浪朝他扑来，使他連連呛了好几口，冰凉的河水把身子都冻麻了，直刺得脑門心发痛，可他仍一个劲朝莫霞游去，使了好大的力气，才把莫霞的一只衣角抓住。这时，他的力气已经快用尽了，河水冲进他的嘴和眼睛，在耳朵里嗡嗡地叫着，身子变得沉重起来。咻！一个浪头打来，把他們又都打进河底去。等再一次河水把他們抛到河面上来的时候，他发觉刚才抓住的一个衣角不見了，这一惊，他渾身哆嗦一下，連忙又朝前打着水浪，拼命鳧过去，好不容易才抓住莫霞一支手臂。然后，使尽力气，——事后，連大栓自己也奇怪，当时哪来那么大的力气，拼命往岸边游过去。接

着河水又朝他口里狠狠地灌了几口……

当人們把大栓和莫霞拉上岸来的时候，大栓已经全身軟得一点力气也沒有了。老米涛抱着正在大口大口吐着白沫的莫霞，惊恐得又哭出声来。

这以后，秋天来了，张鎖柱又按着县工委指示，在寨子里进行了一連串的民族团結、反帝爱国教育，过后，建立了乡政权，寨子里的人就开始組織起来了。年轻人把褲腰一勒，找上张鎖柱他們說：“我要参加联防队。”老年人遇事都来找他們商量，逢人就說：“毛主席教出来的人，比我們懂得事哪！”每家有好的菜飯死命要拖他們去吃。寨子里把张鎖柱一律管叫做指导員，老米涛把他們看成了自己的孩子，每逢深夜，見张鎖柱忙着在写字或是擦枪什么的，总是要連喚几声：“指导員，不早了，歇下明天做啦！”下晚几次爬起床来，給大栓盖上踢开的被头。小莫霞把大栓管叫大哥，每天黃昏，总要纏着大栓給她讲一段解放軍打仗的故事。每当张鎖柱他們工作回来，老米涛母女总是替他們做好热飯，要是张鎖柱說一声：“以后可不敢再劳累你們啦！”母女俩就都会噘起嘴，生气地說：

“老早我們是老实糊塗，认不清哪！你們毛主席派来的恩人，就是一家子人，还見外啦！”

想着这些，张鎖柱赤銅色的臉庞上呈現了一片愉悅的笑容。一年的時間还不到，变化多快啊！說实在的，他

感到自己一年来思想上也起了变化，爱上了这块地方，爱上了这里的人民。

太阳已经完全冒出山巅了，当张锁柱走上那一片正被阳光照得油滋发亮的茶树丛时，他猛然地被这春天的绿色、春天的花朵、春天的歌声所深深地吸引住了。当他神志还没有完全从这美丽的景色中清醒过来，他就被姑娘们发现了：“指导员来啦！指导员来啦！”姑娘们尖声尖气地朝他喊着，挥着围巾。

莫霞在绿树丛中见了张锁柱，只见她白色紧身褂在绿林中，几下子穿梭似的忽闪来忽闪去，一下子就到了张锁柱跟前，她的脸在清晨的劳动中，早涨得通红了，她喘着气，孩子气地嚷着：“指导员，你也来帮我们摘茶？”

张锁柱笑着说：“莫霞，你们生产小组落后了？要我帮忙吧？”

莫霞的小嘴撅起来了，指了指斜挎在身上的背篓里装得满满的茶叶嫩尖，说：“你也不瞧瞧我篓子里？”接着，她又朝茶树丛中一指引，“你看，大栓大哥越帮越忙，他就不像会摘茶嘛！”忽然，她双手合住了小脸，笑开了。

这一下，张锁柱才在树丛中发现大栓粗壮的身子，只见他正学着姑娘们那样，轻手轻脚地从茶树上摘着嫩瓣，碰见高出自己个子的茶树，也学着用竹竿钩子把树枝钩下来……张锁柱看着他那笨拙的手势，心里直想笑，便喊

了声：“大栓，一清早，你摘了多少啦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一下子，茶园里姑娘们都笑开了。

“你们笑啥？我摘得不少啦！”大栓大声辯护着。

“是啊！他学得快，”莫霞笑着说，“他扎实学得快，他快变成我们傣族人啦！”

“指导员，就是哪！”茶树丛中一个拉着尖嗓门的姑娘，插进话来，“他说了，今晚上丰收节，他要和我们一般般，跳傣族舞！”

接着，姑娘们七嘴八舌地嚷开了。张锁柱找生产小组长们谈了谈生产情况，了解了第一批茶叶的收成。这时，太阳照得老高，姑娘们把背篓的绳子往前额一顶，背起满满的茶叶篓，嚷着散工，要回家去晾茶了。

二

晚上，寨子里到处烧起了堆堆的篝火，年轻人弹着葫芦琴，吹着笙笛，姑娘们一边跳着一边唱着，人们用最快乐的心情来庆祝自己的丰收。

场子上，篝火的四周，围满了年轻的汉子。他们差不多把最好的技术都拿出来吹奏乐器了，在他们的中间，姑娘们跳着笠帽舞，她们翘着热烘烘的脸颊，让乌油发亮的髮髻搭拉在肩后，随着舞步的跳动，左右晃荡起来。她们

黑色的統裙和彩色的腰帶被風吹得忽忽地閃動，白色緊身褂上的銀扣子巍巍閃光。

姑娘們邊跳邊唱，接着，四圍的年輕漢子和唱起來。

唱了一陣，姑娘們忽然朝圈子的四周散開。只見一個年輕漢子用飛快的步伐，走進場子的中心，仰起頭，眺望着遠方，擺着手勢，就唱開了：

杜鵑一叫春花开，
餞佛^①的人儿緬寺^②來，
我想揣个香包^③給你啊！
又怕你給送回來，
怨我短少上門^④禮，
花錢^⑤不肯沾我錢袋袋，
沒牛沒羊的漢子啊！
從此哪敢把你接？

他剛一唱完，一個姑娘飄着身子，雙手舉起一頂笠帽，把臉半遮着，走進圈子，接着唱下去：

① 餞佛：拜佛的意思。

② 緬寺：即佛寺。

③ 傣族青年男女多在春季拜佛時，互投精緻的香包，以示求婚。

④ 上門：與漢語同意。此時，男的要向女家送好幾只牛羊，備女家請客用，故窮漢子都娶不起。

⑤ 花錢：解放前雲南的銀幣。